

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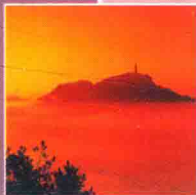
释月净 朱封鳌 ◎ 主编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

天台学研究

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重点研究课题

陈 坚 ◎ 著



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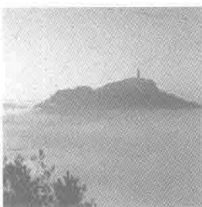
释月净 朱封鳌 ◎ 主编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

天台学研究

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重点研究课题

陈 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台学研究 / 陈坚著.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88-0457-3

I. ①天… II. ①陈… III. ①天台宗—研究 IV. ①B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0350 号

天台学研究

陈 坚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 (发行部) 64095340 (编辑部)

责任编辑：孟金霞

版式设计：贺 兵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1092 毫米 16 开 21.25 印张 300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457-3

定 价：68.00 元

总序一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释学诚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之后，历经了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之差异，终至开展出别具中国人之思维特色的大乘佛教宗派，其中以天台、华严、禅与净土四宗为最具代表性。此四大宗派又以天台宗之教义体系最为完整和最早建立完成。自北齐慧文大师、南岳慧思大师至于隋代之天台智者大师（538-598），虽皆修持法华三昧，并开显《法华经》唯一佛乘的思想，但发展至天台智者大师方真正完成兼具玄妙义理（以《法华玄义》为代表）和实践观行（以《摩诃止观》为代表）的教义体系。而智者大师的思想主要由其弟子章安灌顶大师笔录而得以流传后世；传至唐代，更由荆溪湛然大师疏释与弘宣，他对天台三大部的注释（《法华玄义签释》《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将天台宗教义发展到了一个至臻圆满的境界。而教观并举的天台宗也最终成为释门龙象心目中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千百年来为学人研习不辍。明代智旭大师曾感慨道：“教下之人罔思修证，宗乘之士多落险涂，致令行果无成，教道几熄。惟台岭一宗，始从智者、章安，中历荆溪、四明诸老，近复得妙峰、幽溪诸大师，相继而兴，教观双举，信法两被，故能超贤首、慈恩诸教之观道寥寥，亦胜曹洞、临济等宗之教法寥寥。东南一丝，信可系佛法九鼎于不坠。末世津梁，舍此安从邪？”

天台学与汉传佛教其他宗派之间的关涉很深。例如，历史上天台宗与华严宗在真如缘起论、判教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互借鉴影响的例子。尽管两宗在教理上存在诸多论争，但在客观上却对各自教义的发展完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天台宗与禅宗则对禅法皆有独到开演，可以说分别代表着印度禅法中如来禅与祖师禅两大流派在汉地的传承。其中禅宗的永嘉禅师早年习学天台止观，后来参访六祖慧能并开悟得道，他巧妙融摄天台止观与禅宗禅法，开创永嘉禅法，形成了一套次第严谨、体系完整、渐顿通行的禅修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天台宗与净土宗方面，智者大师精通净土念佛，所著的《净土十疑论》便是净土宗的经典著作。自五代以来台净二宗更日益呈现出合流的趋势。天台宗的义通、知礼、遵式、传灯、智旭等诸位祖师皆主张台净兼修、念佛往生。例如，知礼大师著《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金光明最胜忏仪》《修忏要旨》等，强调修心妙观，即心念佛。遵式大师著《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主张扫尽疑虑，树立正念，老实念佛，并提出礼忏、十念、系缘、众福等具体修法。

位于浙江的天台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曾应邀前往天台山参加法会，深感天台山山水神秀，实为成就道业的宝地。国清寺的月净法师可以说是一位天台宗风的践行者，他创办天台山菩提院、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台州佛教慈善功德会等机构，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助困助学，救灾济苦，受惠民众达数百万人。

2012年，月净法师邀佛教学者策编了《中国名山文化·天台山系列》。其出版后，文化界反映甚好。这次他又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编纂《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十分可喜！这套丛书，既有天台学的原始典籍（如“天台三大部”的精选本），又有天台学的发展情况介绍，内容全面，简明易

懂。我想，丛书出版后作为广大佛学爱好者和佛学院学生的读物，是很有价值的。

受月净法师之请，是为序。

总 序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黄心川

中国改革开放后，人文学科研究突飞猛进，各门学问开始产生。最早所见是“敦煌学”，之后又有“法门学”“天台学”等。这表明国人已经自觉意识到，要将某一学问当作体系来加以研究，只有涉及方方面面，其重要性才更为突出。

“敦煌学”的概念由日本学者提出，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敦煌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说，是因为此研究占有大量基础资料，参与者甚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今年1月我的学生方广鋈从美国回来，告诉我在美国召开的敦煌学会议，参会者有好几十人。这门具有国际性的学问，让世界各国学者都参与进来，真是可喜可贺。我相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扩大与国际影响的增强，会有更多的“学”说被国际学者关注。

在“敦煌学”之前，中国文化里最显著的是“佛学”。元至正元年（1341）六月十一日，微笑庵道人虞集为《佛祖历代通载》作序称：“自天竺及旁近诸国东来者，莫盛于西晋。至于姚秦石赵等国，其人则鸠摩罗什、佛图澄、那连耶舍（即那连提黎耶舍）、昙无讖诸师。而东土卓绝奇伟之士，（竺道）生、（僧）肇、（僧）融、（僧）叡等相为羽翼。翻译经义尽为华言，而佛理之精无不洞究。先觉之士至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学之行莫

博于此时矣。”按古人说法，“佛学”代表了“佛理”，因“翻译经义”之后而出现的。

民国期间，对佛教与佛学的定义，教内外曾做过讨论。太虚大师发表看法说：“‘佛教’平常都以寺庵中之僧尼为代表，以为不过一种礼拜式之宗教，何学之可言！……今称佛学，亦指有精密条理之学理而言。向来佛徒有所谓学佛与佛学之二语。学佛者，谓实践修行；而佛学则讲求明确精密之学理。其实学佛与佛学非二，凡学佛必先了解佛学之真理，然后始能贯彻实行。故欲实行学佛，必先究明佛之学理，佛之学理，尤贵实证。如依佛典固可得其理解，然所求之理解，乃是佛智所实证之境，若仅作为一种研究，则实际上仍未能证得。故讲学应期于实证，期实证则须学佛之所行。”（《佛学概论》1930年元月在闽南佛学院编述）按照太虚说法，佛教是宗教，佛学是研究佛教的学说，佛之学理。循此思路，在佛学框架下，诸如天台学、禅学、华严学、净土学、戒律学、唯识学等，代表的就是每一个宗派的学理与研究。从这个意义讲，“天台佛学”的概念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微笑庵道人虞集又指出：“弥天道安至于远公辟地东南，佛陀耶舍远相从游而辟世，君子相依赖于离乱之世，乃若宝公双林诸公起而说法，而佛学大盛于东南矣。”历史上中国佛教曾出现过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时代，“佛学大盛于东南”是在南朝期间。南朝的佛学，以“智者（指智者大师）弘《法华》于天台”为代表，智者大师智顗因在天台讲学著疏，故有后来的天台宗，天台佛学也就成立了。

这里的“天台学”不仅仅是指“天台佛学”，而是涵括了与“天台山”有关的儒道各种学说以及天台山特有风俗。盛世修典，国强出书，天台山文化研究在这几十年已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天台山地区的学者贡献尤巨。现在浙江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出版《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宣传天台文

化，推动天台研究，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学者们重视不断研究，“天台学”的内容将愈加丰富，最终必将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蜚声学界。

是为序。

2015年2月3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总序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杨曾文

笔者长年从事中国佛教研究，一提起天台山文化，首先联想到的是天台山为中国佛教名山、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在中国和亚洲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并且随着时代和社会进步不断充实和发展。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传入并得到迅速传播，经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适应与结合，至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中国化的历程，标志就是带有鲜明民族特色佛教宗派的相继形成，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此，佛教与自汉代以来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和东汉时正式形成的道教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在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中，以隋代智顗（539—598）在今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创立的天台宗最早。智顗精研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般若经》《大涅槃经》和印度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的《中论》等经论，在继承印度大乘佛教和中观学派学说的基础上，又直接继承南北朝时慧文、慧思的思想，撰写了《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此为“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义》等，建立了以止观学说为中心，包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心性论及修行解脱论在内的庞大教义理论体系，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超出了印

度佛教经论的框架和中国以往的佛教撰述模式，对中国佛教乃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处朝鲜半岛的新罗从中国传入天台宗比较早。在8世纪，法融、理应、纯英入唐师事天台宗六祖湛然（711—782），归国后传天台宗。10世纪，高丽僧谛观奉国王之命将中国已经佚失的天台宗教典送到杭州，此后师事羲寂学天台宗，直到去世，著有《四教仪》。11世纪高丽王子义天（1055—1101）入宋，在杭州从慧因寺净源受学华严教义，又师事天竺寺慈辩从谏学天台宗教义，回国前曾到天台山礼拜天台宗智顓祖师之塔，发誓归国弘传天台宗。回国后，高丽宣宗为他在松山西南建寺，借用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的名字，也叫国清寺，使天台宗在高丽得到迅速传播。

日本平安初期最澄（767—822）入唐求法，回国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在日本佛教和文化发展史上，天台宗曾产生较大影响，甚至被称“日本文化之母”。在平安后期和镰仓时代（1192—1333）陆续形成的新佛教宗派中，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的教祖以及从中国传入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的日本教祖，原来都是日本天台宗的僧人。日本天台宗对日本历史和文化其他领域也有多方面的影响。

天台山不仅是佛教名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而且也是道教名山。在三国时期有道士葛玄（164—244）在赤城山炼丹，后世被奉为灵宝派阁皂宗祖师。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647—735）隐居天台山修炼，撰有《修真秘旨》《坐忘论》等，主张“主静去欲”说。宋代道士张伯端（984—1082）在桐柏宫撰写《悟真篇》，主张内丹修炼，提倡“性命双修”，为道教南宗祖师。

天台山也是诗僧寒山子、神僧道济（济公）的隐居地，留下很多带有神秘色彩和饶有趣味的传说佳话。

天台山自古就以自然风光秀丽出名，东晋名士孙绰在《游天台山赋》

中描绘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天台山除上述佛道二教多处景观之外，自然景观不胜枚举，特色可概括为古、幽、清、奇四字，有华顶七十二峰和众多悬崖峭壁，有石梁飞瀑、龙穿峡，还有茂密苍翠的广阔森林。植物有奇花异草，名贵药材有铁皮石斛、乌药、黄精及笋筴，并且盛产名茶天台云雾、天台蜜橘等，其他农产品和矿产也十分丰富。

对拥有如此自然盛景和丰富人文资源的名山，在新时期有深入考察、研究和进一步开发的必要。

据笔者所知，台州市、天台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对考察和研究天台山文化作了协作规划和部署，成立了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出版过《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刊》。1993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首届中国天台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4年第二期《东南文化》上发表《天台山文化专号》作了详细介绍，前面载有任继愈教授写的序。三年后又举行第二次天台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1998年《东南文化》增刊发表了介绍的专号。笔者荣幸地和任继愈教授被增选为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的名誉顾问。此后，由于工作过于繁忙和人事调动，笔者对台州市、天台山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情况罕有知闻。

最近，接到天台县文化交流中心宗教研究部主任朱封鳌研究员的电话，希望笔者为已经陆续编撰并出版的《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写篇序，才联想到以往与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朋友交谊的往事。目前手头事情虽然很多，但还是很高兴为此丛书写序。

从朱封鳌先生寄来的《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拟定的书目和已经出版的书来看，既有论文集，也有专著，主要由中国学者撰写，也有两种是译

自日本学者的专著。从丛书的内涵来说，显然是以佛学天台宗的内容为主，但也包括了天台宗与儒道人文以及台山自然景观方面的内容。三者有机结合，充分显示了天台学博大精深的特色。

在举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努力奋斗，重视并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之际，积极开展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是十分有意义的事。笔者认为，《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编撰和出版，是挖掘和开发天台山历史文化资源，推进天台山文化研究的盛举，谨祝成功。

2015年2月8日于北京

缘 起

释月净

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修行悟道，得大智慧。融儒、道、释三家为一体，成就中道、圆融之理念。后人推崇，尊为“天台学”。

当今时代，中华大地，提倡社会和谐，天台中道圆融之学，正是契合当下之机。是故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呼吁挖掘、整理、弘扬“天台学”之声愈来愈高。有鉴于此，遂发起成立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延请致力台学研究之朱封鳌先生主持编写《中国名山文化丛书·天台山系列》专著，出版后反响良好。后得社会各界之支持，设“天台学工作室”，专事台学之研究弘扬。并请朱封鳌先生主持筹划《中华天台学系列丛书》，约请国内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丛书即将出版之时聊记数言，以明缘起。

前言

朱封整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形成的一个宗派。由于这个宗派是隋代智顗大师（538—598）居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时所开创，所以称为天台宗。本宗所依的经论，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涅槃》）为扶疏，以《大品》（《般若》）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湛然《止观义例》卷上）本宗的教义，主要是依《法华经》，所以也称为法华宗。唐代中期传到日本，被尊为天台学。

天台学的源流远承释迦如来的大觉心海，近接约3世纪印度龙树菩萨的中道学说。北齐慧文大师依龙树的《中观论》而发明一心三观的妙理，以授南岳慧思大师（515—577），慧思以传智顗大师。因此，他们遥尊龙树为始祖。智顗大师则是天台宗的实际创造者。他在教义理论上除了将慧文的一心三观妙理，演绎为三谛圆融之外，还提出一念三千、十界互具、十如是、性恶思想论、四种十二因缘观以及解释经典的五重玄义和四悉檀；在教相理论上则提出三种教判、五时八教；在修持思想方面则提出四种三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等等。他的这些理论思想，主要反映在由他讲述、弟子灌顶记录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中，称“天台三大部”。此外，又有《观音经玄义》《观音经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

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等，称“天台五小部”。一宗的教观完备于此，后世以天台智者大师显示宗名。

天台学的理论学说，是具有独创性的；但它又是吸取了当时中外各种义学理论，不断完善自己，才得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印度龙树学说继承和发展。

天台学是以龙树的学说为其核心思想的。例如，天台学一心三观的理论，原出于龙树《中论》的“三是偈”。天台学虽然继承了这一学说，但却进一步认为每一观皆可统摄其余二观：取空观，则一切皆空；取假观、中观亦然。目的是要扫除对概念的执著，表示概念的无决定性。智者说：“观有三：从假入空，名三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道，得入中道，双照二谛，心心寂灭，自然流入萨婆若海，名中道第一义谛观。”也就是说，空、假、中三谛没有先后顺序，而是一心中同时存在的，相连相即，互不妨碍，三谛中任何一谛都包含着其他二谛的意义，任何事物既是空，又是假，又是中。这就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圆融三谛”。又如诸法实相，也是龙树信奉、阐扬的主要思想。他说：“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五分别，是则名实相。”阐述诸法实相离言之空寂，意即诸法的真理是自己悟的，不是以他人所说而信解。诸法是寂灭的，离一切自性见、有无、生灭等戏论；实相是普遍的、一味的、没有分别的。只有远离心行语言的虚妄，断种种之戏论与实相执，彻底体悟空寂，无智亦无得，才能通达法尔如是的诸法实相。智者天台学则是在龙树思想的基础上，对诸法实相有更独特的解释。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卷八中，为了强调作为现象的诸法与作为真理的实相的不离，乃解诸法实相为诸法即是实相（依相应的梵语表述式，诸法实相当解为诸法之实相）。其意是现象即是真理的所在，真理不离现象。此意又分三重来说：初重是因缘所生的现象诸法即此即无自性，即是空，这即是实相；第二重是空、有仍属诸法，要另立超

越空、有，而绝对肯定的中道之理（实相），这即是诸法实相；第三重是空、有、中道综合起来，而归于中道，中道又等同于佛性，因而有中道佛性或佛性中道这一复合概念。由于佛性有常住性，能转化世间，又具足诸法，因此，作为真理的中道，亦有常住性，具转化功能，并具足诸法。这就是诸法即实相。前二重系大乘偏教（偏于一边之教，指大乘中的权教）的说法，后一重乃大乘圆教的说法。再如龙树的“缘起性空”“一心三昧”等重要思想理论，天台学也是既继承，又对其理论作了演绎发展的。

第二，对南北朝佛、道、儒理论的融摄。

我国南北朝时期，佛、道、儒各家学说百花齐放。智者大师在弘扬大乘佛教的义理时，是融摄了各家学说的精华，才形成独具特色的天台学的。

南北朝时期，南方佛学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偏重义门”。当时，江南一带盛行般若学。它始于东汉末年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此后，般若类经籍陆续传入我国，经魏晋而至南北朝，在当时玄学影响下，形成一代学风。老庄玄理为魏晋以来的清谈所依托，而般若空观的某些义趣和老庄玄理相似，因而随老庄虚无之说而风行。当时阐发般若思想方面，有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六家七宗。智者对各家的义理，都作过研究，并融摄其某些合理的部分。他对即色宗的创始人支遁的情感最深，甚至在陈太建七年（576）九月，入天台山时，“历游山水”，也不忘“吊道林之拱木”。支遁著有《即色游玄论》，认为：“夫色之性，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就是说色从因缘而有，不是自有。所以当体即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天台宗体空观学说的基础，与小乘析空观对说。析空观是将一切法加以分割，使之离散，而观其空。体空观则是对一切法加以平观，不因其因果的次第相生的情况，而予以析散，却是一一即其法，而观其当体性